廣東新語

廣東新語卷八

分目

女語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譔

女語

五女將

越女知名者自徵側徵貳始二女者麓泠縣雒將之女也雒一作駱交阯有駱王駱侯其將曰雒將二女初起自稱麓泠王據九眞日南合浦三郡兵勢張甚伏波將軍馬援征之凡踰兩年乃滅古女子僭號爲王華戎皆所未有可異也其後吳赤烏間有軍安縣趙嫗嘗著金箱齒屐居象頭鬬戰此亦女賊之雄然不足道惟二冼氏及虞夫人寧國

夫人可稱女中豪傑云冼氏一在尉佗時保障高凉有威德其知名又在側貳之先故論越女之賢者以冼氏爲首冼氏高州人身長七尺兼三人之力两乳長二尺餘當暑遠行两乳輒搭肩上秦末五嶺喪亂冼氏集兵保境蠻酋不敢侵軼及趙佗稱王冼氏乃齎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佗大歡悅與論時政及兵法智辯縱横莫能折乃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鄰郡賴之今南道多冼姓皆其枝流云又冼氏者亦高凉人其家世爲南越首領轄部落一萬餘戸冼氏幼而賢明晓兵略善撫諸蠻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爲子寶求娶焉侯景反高州

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冼氏止之既而遷仕果反冼氏自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賦至柵下襲擊遷仕大破之遂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冼氏懷集百粵數州晏然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入朝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高安誘以爲亂僕遣使歸告冼氏發兵拒之紇潰散詔册冼氏爲石龍郡太夫人賜繡幰鹵簿如刺史儀陳亡嶺南未有所附共奉冼氏爲主號曰聖母隋高祖以冼氏所獻陳主扶南犀杖遺之并遣陳主遺冼氏書冼氏見犀杖

慟哭遣孫暄帥兵迎隋總管韋洸嶺南遂定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於廣州冼氏攻破仲宣領穀騎巡撫諸州蒼梧以西首領皆歸附焉高祖冊冼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降璽書慰勞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仁壽初年八十卒夫人智勇兼備至老未嘗敗衂每戰輒錦繖寶幰敵望見以爲神諸蠻皆稱錦繖夫人祠在高州民奉祀惟謹有曰虞氏者英德之虞灣人唐末黃巢破西衡州虞夫爲寨將與賊酣戰而死虞躬擐甲冑率昆弟及鄉人迎戰賊敗去虞亦死焉其後兵將爲亂每見虞朱衣白馬率兵而

來賊輙驚潰嘉定間赦曰夫人生能摧黃巢之鋒歿能制尙蠻之寇封爲正順夫人太祠香爐峽中有李氏者雷州人五代間聲教不暨以強凌弱李氏勇敢有謀衆皆信服遂推以爲主帥僞南漢旣平餘黨剽掠皆爲李氏兵所敗一方賴之號寧國夫人祠於雷州有詹氏者東安人李漆之妻丁亥漆集兵勤王以總兵官戰歿詹氏代領其衆攻復瀧東西州縣以功得參將未幾病卒自二冼氏至詹粵人以爲五女將云

南海女子

唐上元初南海女子所製有盤鑑圖名曰轉輪八

花鉤枝鑑銘凡一百九十二字廻環讀之四字成句其構思精巧寓詞箴規似有得乎風人之旨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廻文詩並傳舊有王勃序云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將之交阯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轉輪鉤枝八花鑑銘示予云當今之才婦人也觀其藻麗反覆文字縈廻句讀曲屈韻調高雅有陳規起諷之意可以作鑑前烈輝映將來者也昔孔詩十興不遺衛姜江篇擬古無隔班媛蓋以超俊頡挍同符君子者矣嗚呼何勤非戒何述非才風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撫鏡以長想遂援筆而作敘

太原王勃謨復有令狐楚跋云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予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夜直禁中奏進旨檢事因開前庫東閣於架上閱古今謨集凡數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獲此鑑圖并序愛玩久之翌日遂自摹寫貯於箱篋寶歷二年乃命隨軍潘玄敏繪於縑素傳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記考唐武后時有南海七歲女子武后命賦詩送其兄郎應聲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此女子不知姓氏豈卽爲盤鑑圖銘者歟此圖曾附子安集以行復爲令狐文公所賞吁亦異矣哉

盤鑑圖

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爲句迴相爲韻其盤屈糾結爲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

盧眉娘

唐時南海多奇女子爲顰鑑圖女子而外有七歲女及何仙姑能爲詩有劉三妹者善歌稱爲歌仙若盧眉娘者巧於刺繡皆古今絕奇女也眉娘生而眉綠細長人以眉娘呼之唐順宗初南海貢奇女卽眉娘時年十四能於尺絹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能以五彩絲一縷分爲三縷於掌中結飛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外有執幢捧節之童不啻千數其蓋廣一丈重三四銖自煎靈香膏傅之順宗歎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宮中日惟飯胡麻二合元和

中憲宗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省娘不樂宮掖遂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逍遙大師尸解後棺中僅一藕履云

劉三妹

新興女子有劉三妹者相傳爲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間年十二淹通經史善爲歌千里內聞歌名而來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遊戲得道嘗往來兩粵溪峒間諸蠻種類最繁所過之處咸解其言語遇某種人即依某種聲音作歌與之倡和某種人奉之爲式嘗與白鶴鄉一少年登山而歌粵民及猺獞諸種人圍而

覩之男女數十百晉咸以爲仙七日夜歌聲不絕俱化爲石土人因祀之於陽春錦石巖巖高三十丈許林木叢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巖口有石磴苔花纈蝕若鳥跡書一石狀如曲几可容臥一人黑潤有光三妹之遺跡也月夕輒聞笙鶴之音歲豐熟則彷彿有人登巖頂而歌三妹今稱歌仙凡作歌者毋論齊民與狼猺獞人山子等類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錄焉不得攜出漸積遂至數篋兵後今蕩然矣

陳烈母

陳烈母者東莞人宋幼帝駐蹕厓由母命其子李

佳應詔既行烈母亦趨廣州至黃木灣自沉以佳赴行在得潮州教授而還哀隕莫及乃築望慈臺於烏沙之陽朝夕哭奠聞者傷之東莞陳璉爲辭有云南海有烈婦能執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愛子別爾盡忠兮大厓山吾盡節兮黃木灣茫茫此恨同精衞一墮滄溟不復還

屈美人

屈美人者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擢爲美人屈氏有才德奉侍恭謹上恩寵之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諸闕宴賚有加復遣官送歸予謁洪武宮辭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艸滿宮春離騷

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又云三閭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緑珠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舞上氍毹

冼母

南海冼主事桂奇母陳氏性方正不喜世俗非鬼之祭聞魏督學校毀諸淫祠亟取先人舊所崇奉佛像投諸水火娣姒中有怵以禍者陳氏曰有禍吾自當之桂奇字少汾以理學稱蓋得其母之訓云

歐陽桂

歐陽桂連州處女年十八未嫁而夫亡孀守至九

十五歲乃終年八十時當門二大齒長至二寸人以爲異于家有嫺母何九十四歲時生三長鬚黑色皆壽徵也

東莞三貞女

東莞三貞女一曰水南林氏諸生翼龍女也許字陳生元耀生夘女欲奔喪父母兄弟共難之不能得以語其舅舅重傷其志許以吉服迎歸既入門伏夫位長哭哭已舅姑相見飲泣遂易衰絰執夫喪如禮喪終乃奉夫主祔於先人之寢祀焉尹守衡曰夫禮也殤不爲後女不爲陳也婦則陳之不得爲殤也後明矣女爲陳也婦陳欲不爲女也後

得乎女歸而陳氏子可勿殤已世徒以女節論猶淺之乎知女也一曰周塘黃氏女許字張邦俊子將死女欲往臨視母不能奪與偕行比至猶及襄夫殯事越三日謝其母使還曰女爲張家婦不返矣夫葬遂欲殉之或止之曰而姑之初爲此子哭也皇皇不欲生幸而至姑乃強爲而起而卽死其若姑何女悟姑哭亦哭姑止亦止朝夕奠輒見有羽蟲飛憑女身如儷然其一曰蒸湖陳氏女許字於欒氏子亡何欒卒女聞曰生則氏郎君死非氏郎君乎因痛哭偕媒妁于歸尹守衡曰嗟夫藉三女皆不忍其死三氏子之鬼其不食乎三女之能

不奴也殆有賢於奴者也若三女者可以風矣

聶娘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賊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其酋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醮始歸酋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聶娘婉酋歌有云丈夫鬚髯愧如此半尺烝虬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真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奴期沙場血戰吾當爲借娘酋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二妃

二妃者一曰益陽王妃丁亥某月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兵欲娶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

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險置小刀數十袒衣中整刃外向棗服哭泣覩殮含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駡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予為歌云為我殮王送之北邙逝將從汝不惜新棗王魄已歸土同穴終何補利刃慘滿身欲切奴為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剄以報王黃泉相鼓舞一曰滋陽王妃庚寅春滋陽銅陵興化永豐信陽永寧凡五王同客惠州其六月廣州圍急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李士璉襲執五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縊殺之王子在襁褓者及宗室女

已嫁者皆捕殺無遺滋陽既虜其妃某氏色美應傑苦欲犯之羸其上衣繫於柱妃乘間細析下衣爲縷經紉予爲之歌云夫爲王妃是我皎如霜身可裸何必衣與裳禮義爲包裹天留一縷絲以爲絶命資徒劣强懸守蟬蛻不曾知

某氏婦

某氏婦者順德人其夫以貧弗克娶夫之母自鬻得四金以與之娶婦入門知之哭曰夫以婦故而令母自鬻以娶婦乎得婦而失母婦以夫故而令姑自鬻以嫁夫乎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得金以贖姑請於父貸得四金使甲往贖甲匿金

紿以被竊婦痛哭兩日計無所施卽自經鄰里聞之執甲至婦屍所震雷暴起擊甲死火燔甲衣金出於袖婦聞雷聲復甦屈子曰噫雷之能殺人而又能生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爲霹靂之操曰一聲儵兮雷轟聞之者兮一死一生嗚呼噫嘻兮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獨私於孝婦之身

林氏李氏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林氏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吊之有曰黃泉隨母逝白璧爲夫全抱玉雲飄海沉珠月在淵又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朔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

十章而縊有曰恨絶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壻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沉者又有王桂卿者廣州人爲張叅戎之妾丙戌年始二十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鄭湛若弔之有曰墜樓未散香烟夢被髮猶存石鼓歌鴈柱只今餘玳甲爲憐落木晚風多

天濠街婦

庚寅冬廣州城破天濠街有婦襁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于樹赴池而死事定引繩出之色如生弔爲之歌曰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繫所慮黃口兒一去無根蔕

四孝烈

歲甲午新會縣被圍城中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維之妻姑將就烹莫請於兵曰姑老矣肉不可食妾幸膏腴可以供君大嚼也兵從之姑得釋而莫就死有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君食我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死兵不忍殺女謂兵曰君以女兒身小不足以充一飽乎將奪兵刀自刎兵乃殺之諸生梁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兵哭而殺之是爲新會四孝烈予哭之有云可憐窈窕三羅敷肌如冰雪顏

如茶再拜乞充君庖廚解粧請代姑與夫妾年尚少甘且脆姑與夫老肉不如請君先割妾膏腴味香不負君刀殳食之若厭飫願還妾頭慰姑老夫無子妾命敢踟躕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佽父千金軀

李氏

李氏名子秀連州人貢生紹英之女舉人莫矜之妻丁亥避亂滄洸賊至拘其夫及二子以行李氏跣詣賊所見其夫被縛甚急指賊大罵賊殺之以其義烈爲之具棺殮葬而釋其夫與二子嗟乎李氏者蓋善於救夫者哉

麥氏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兵競射之乃沒予吊之云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濤為羨溢髋箭雖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為湘妃娣魂烈知無匹

順德六貞女

六貞女者順德龍津李氏處女也丙辰春粵東大亂有強暴謀脅致之六女懼且不免以酒相酹一夕同赴水死其家合葬之龜山之陰好事者為植

女青其上予吊之曰冬青一樹分男女近日男青讓女青不見龍津諸女子萬年枝上顯精靈萬年枝卽女青也

謝氏

謝氏玉華番禺市橋人同邑曹世興之妻也世興卒玉華誓不改節其父母紿之歸寧車至門女卽自刎家人亟救之玉華左手探喉右手引刀再割而瞑又某氏者南海蘭石人夫梁庚寅城破某氏誓決一死取二小刀一與夫一以自佩未幾兵至蘭石夫被殺死某氏視含殮訖卽取所佩刀自割姑驚哭視其喉未斷欲救以藥某氏亟再割以死

此二事相類予爲雙刃擬以寫之辭曰嗟烈烈兮佳人知義兮不知有身手持喉兮一再割血灑地兮紛紛血灑地兮紛紛夜有光兮非青燐鬼伯抱持兮叩天閽

莫烈婦

烈婦莫氏新會人美而寡守志不嫁甲午新會被圍婦家人登陴拒守兵窺其室無人抽刃脅之婦以首觸墻血流被體兵殺之投其首於糞盎中事平其姊夫往而收瘞首垂不可舉嘆曰阿姨禮義人也生與我未嘗相見走告婦兄兄舉之應手而起予吊曰蟓首邱山垂蛾眉日月光簾帷生不捲

巾帨死猶防又曰一絲孀婦命九鼎美人頭

二烈婦

二烈婦皆番禺人失其姓氏癸巳甲午間有蜀人彭襄者知縣番禺鄉民逋賦襄遣役人捕之得其鄰一婦甚美襄使婦沐浴將嬈之婦碎瓦罌自劃死又捕一婦婦自訴妾本諸生某妻家無田並未逋租明府役人妾拘妾欲行無禮妾死不從乞明府即治役人之罪襄笑曰汝本農家婦予為吾衙役所愛亦何負於汝乎婦大恚恨即觸堦石而死是為番禺二烈婦比年州縣有司遣招撫丁或瘋人入鄉催糧婦女被其拘執以不肯污辱死者不

可勝數噫于安得盡其姓氏而紀之

順德某氏女

順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許何氏之僕何氏尋以訟破家乃取聘金於女父女父還之將以其女改嫁女使人謂僕必無二志且使再納幣焉幣至女父怒而麾之女潛出與僕相持痛哭約以舟來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經時年十五于嘗爲待舟操以寫其悲其辭有云月將落兮潮水平舟不來兮傷于情獨大沙洲兮涕淚零無人知兮惟流螢挂榕枝兮心戰慄裙帶斷兮泥沒膝舟迎魂兮更莫遲波濤驚兮魂恐失

長樂興寧婦女

長樂興寧其民多驕獷喜鬬負羽從軍者十人而五蓋其水土之性也其男即力於農乎然女作乃登於男厥夫菑厥婦播而穫之農之隙晝則薪烝夜則紡績竭筋力以窮其歲年盎有餘粟則其夫輙求之酤家矣故論女功者以是爲首增城綏福都亦然婦不耕鋤即采葛其夫在室中哺子而已夫反爲婦婦之事夫盡任之謂夫逸婦勞乃爲風俗之善云

黎母

瓊州府城西故有黎母廟相傳雷攝一卵於山中

生一女有交阯人渡海采香因與婚子孫衆多是
爲黎毋亦曰黎姥蓋黎人之始祖妣云黎本鳥獸
之民其種性自卵而來固與人殊自古至今空王
化所不能及也

羅浮女道人

羅浮女道人素月嘗募種梅千本於梅花村雅能
詩有云玉女峯頭人冷笑杜蘭香去嫁人間

椽者

劉鋹時宦者有爲三師三公者其官號加內字諸
宮使字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名目百
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

畧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繇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以亾其國潘美平廣州時有宦者百餘人盛服來見美曰是椓人多矣恐令斬之葢宦者自椓亦椓人以盛其黨故美以爲言然當時宦者亦有賢能如邵廷鋗者廷鋗今祀東莞鄉賢祠天下宦者得祠惟廷鋗一人其椓也或因小過未可知詩云天夭是椓夭者艸之柔長椓而斷之譬人方少好榮如桃李而人作禍以椓之民之無祿至於如此也

割股婦

有李昌期妻者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舅姑有疾刲股煉糜以進疾尋愈鄉人嘉異之夫逝守節三十年乃卒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册爲立孝婦坊景炎二年旌表門閭賜束帛元初重建孝節坊永嘉梅時舉曰昌黎嘗辯鄠人旌門爲非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再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鬬很同科爲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

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禰禰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亦人情所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玄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為夫爾史尚夸詡為奇節如何氏為舅姑刲股嘗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澒洞何守志堅厲嘗裝遺族女之孤者傾囊篋措帑珥絕無靳色是不惟知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

墜樓婦

有林氏婦者新會塘下村林子昭之女也適隣村某寇至婦與其稚弟在樓中樓高六七丈甚堅寇攻樓未下欲焚樓女曰姊弟俱死則父嗣絶矣負其弟于背從樓上覆身墜地頭面迸裂而死卒存其弟過者稱其樓曰孝烈樓予爲之銘曰婦一墜樓節孝俱至一完婦身一全父嗣負弟于飛賢姊有翅免孤毁傷杵臼不易背有鬼神矢石皆避前有梁媛後有林氏以墜樓傳仁義之事

錦桂女

歐氏女錦桂連州人其父紹裕以女許賈繼保將

行而繼保卒錦桂易服奔喪自矢守節隣婦勸之剪髮斷一指以拒家貧手植花果紡績自給有司屢旌其門以細女紅布荅之年八十卒論者謂婦而守志者禮因于情女而守志者情生于禮昔王文肅之女曇陽許字徐氏子徐早死曇陽爲之縞素文肅曰爾尚未事徐何以服爲曰隆慶皇帝賓天士庶哭臨豈皆食君之祿耶未嫁而可爲夫服則亦可爲夫守矣嗟夫女之節也所以成仁易有節卦爲女之仁者而言有恒卦爲婦之仁者而言錦桂曇陽其皆女之仁者哉

廣東新語卷八終

廣東新語卷九

分目

事語

辭署縣　鄉約　唐氏鄉約
禮議　嫡子不釋衰服
作七　爲師服　敎儉
師弟六皓　九老雅集　稱壽
合食　養士　請遷寺
過洋樂　獄中拜節　白血
麥公雨　孝子粟　沉原壤
廣州時序　放鶴　拾燈
打仔　吹角賣物　賭蔗劚柑
采青　永安祟巫　祝竈
吹田了　貪吏

廣東新語卷九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譔

事語

南越初起

秦以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囂始爲南海尉他爲令僅治龍川秦之報他也薄矣然五嶺以南廣運萬里秦直以三郡制之亦疎矣

秦略定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揚越蓋自古遷謫之鄉也他曰任囂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中國人卽謫徙民也佗之王秦實資之謫徙民得依

佗以長子孫與三千童男侲女依徐福以安居海上免於中原之鋒鏑秦之德也爲秦留其遺民非仙人不可惜安期生計不出此徒以一身逍遙於菖蒲之澗也

秦以振男女三千人與徐福而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以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與尉佗而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然則徐福尉佗皆秦之陳勝也

尉佗初起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當是時秦人皆以諸侯兵爲盜謂諸侯之客亦曰盜史遷據而書之始皇至博浪

沙爲張良所擊而遷書之曰爲盜所擊微行至蘭池見窘復書之曰逢盜此盜不知何人視良與荊軻漸離似勝之惜遷失其名氏嗟夫能爲始皇之盜者豪傑也書盜亦榮甚矣如佗者假秦之士地甲兵以自王乃真始皇之盜耳

四路下南越

漢當時四路下南越樓船以偏師先至其道徑也先陷尋陜破石門則南越之險奪矣復居前得以自擇便處居東南面則越之下流據矣乘暮而疾攻縱火燒城計莫善焉有樓船之鋒銳戰如雷霆而後伏波得以遺使招降故破越者楊僕也然越

人至今祀伏波不衰未嘗及僕則以伏波遣使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務行其德之故也太史公以楊僕爲酷吏觀其反驅越人入伏波營中亦可見其慘暴之一端也哉

兩伏波樓船

漢孝武討南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其後光武征交阯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蓋以越人素畏伏波樓船之威故仍其號使聞之而知震懼也然兩伏波至今俎豆而兩樓船無聞當時實以德濟之不純用威故民之不能忘若是

白沙逸事

白沙先生嘗戴玉臺巾扶青玉杖插花帽簷往來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谿裏影至今猶戴玉臺巾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衙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又嘗披藤簑釆釣有詩云何處思君獨舉杯江門薄暮釣船廻風吹不盡寒簑月影過船梢十丈來其風流瀟灑油然自得身在萬物之中而心出萬物之外斯乃造化之徒可以神遇而不可以形迹窺者所謂古之狂者非耶王青蘿云白沙之學從孔顏之樂而得然樂有虛實顏子之樂實曾點之樂虛白沙

其得顏子之實者耶

白沙初應聘至廣東縣城南至潴臺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十計市井婦孺皆稱爲陳道統其感人若是爲人身長八尺面方而玉潤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耳長貼顋兩目炯然如星望而知爲非常人曰泉面上亦有黑子具日月南北斗之異麗振卿有贍曰泉遺像詩云精華日月在顱首兩耳之旁南北斗洪覺山云先生生相甚異額中雙顱隆然若輔弼兩耳旁各有黑子左七類北斗右六類南斗噫天之生有道君子固皆有以異於人乎哉

白沙先生受官而康齋不受一以處士一以監生也先生每題碑碣必書翰林院簡討官銜蓋不敢忘君之賜其不出而就職非為高也以終養故也當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云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臨終朝服北拜曰吾辭吾君也則忠愛之終也

鄧制府之於白沙常令本縣月給白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白沙辭之曰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野受之安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章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章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

道焉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怠於自修亦甚矣李副使又欲爲買園池亦辭之其介如此

悟主

梁文康公事武廟當秦王請塞上沃地嬖臣朱寧江彬爲援公獨當制草上曰高皇帝令此地不以封非有愛也地廣饒產善馬士卒才悍易生戎心奸萌縱詋不利社稷王受地毋偭德毋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謀不軌上覽之大駭曰不意可慮若是其勿與上欲自稱威武大將軍而以彬副召公草制公奏曰制不敢草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制是臣名君臣不敢草上手劍睨曰不草齒

此公免冠伏地流涕請死不敢奉詔上不能强擲劍嘆息而起予嘗為樂府云如何聖天子乃稱大將軍當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按劍起不草即誅爾免冠伏殿前淚流請就死剛哉古大臣不辱朝廷體

孝感

鍾寶潭先生景星東莞人甘泉高弟子也嘗輯濂溪明道白沙甘泉四先生論學精言為宋明道學四書又註釋甘泉心性圖說學者多傳習之以宋李竹隱明林南川與先生為東莞三理學性至孝父没欲繪遺容默禱之父見夢畫工一筆而肖其

後楊復所先生欲葬其父肖齋公未得吉兆堪輿使先生卜之先生曰枯龜何知吾將卜之吾父是夕夢肖齋盤膝斗値之墟左右指曰左列六十四右列七十二學問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人丁則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復指坐席下曰茲實祥也吾其歸乎先生遂以斗値定議是皆孝思之所感非二先生聞道安能通於神明若此

終養

東莞林公烈以戶部郎督賦江西奉其父大橋公以行或曰故事使者不隨家公曰吾豈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哉已而大橋公卒于行署公得視飯含

人始嘆服香山黃公佐督學廣西聞母疾卽日疏乞致仕方較士懷集乘官竟歸南海倫公以訓年十五舉鄉試第七八年十九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予告畢姻遂侍母者七年會兄御史公以訴告歸養公乃出而供職後官南京祭酒迎養太恭人邸中一日太恭人有歸志卽上疏奉板輿歸弟以詵年十八舉進士官至武選郎中例請歸養亦遂不復出或諷之則曰隱居以求其志吾蓋遵孔子法也海陽林公大欽廷試第一授編修尋以母老乞歸東莞陳公建爲敘諭數年擢陽信知縣以母老告歸東莞劉公存業舉進士一甲第二授

編修僃充經筵官未四載疏乞歸養時功令非六年不得請孝宗以其至孝特詔許之後以母命趨朝踰年復上疏乞歸孝宗循覽其疏改容復許之踰七年武宗登極趨赴闕復充經筵官纂修孝廟實錄公不獲已泣涕行遂卒於官之數公者皆嶺嶠偉人其道可以濟天下才可以致公卿乃以養親爲念脫屣軒冕是眞可以爲世之貪位而忘親者之鍼砭也哉

狀元

吾廣於輿圖爲極南值離位丙午之間離者文明之氣也自禹八年八午會上下二三千年天地山

川之逝適合故自漢晉以來扶輿淸淑之化始毓而生人才其卓然首魁天下者在唐有莫公宣卿在宋有張公鎮孫在明有倫公文叙林公大欽然莫公記傳無聞張公遭國危亡不幸遇變林公以早喪弗克建立獨倫公名重士林德高朝野初傳臚時當宁見其儀表淡壹狀元得人故龐公嵩詩云南方間氣旋貞會北闕英標動聖顏

五里四會元

南海治西三十里有村曰石頭黎涌石硝相去五里許有四會元世稱五里四會元是其地也黎涌則倫公文叙子以訓石硝則梁公儲石頭則霍公

韜而文叙復中狀元以訓榜眼以諒解元進士以詵進士世復稱父子四元雙進士海內科名之盛無出其右所謂南倫北許也陳公紹儒云弘嘉之際倫氏一門鼎甲需穗石公探花始全故事臚唱後得謁相臣諸進士咸在相臣語公曰君對策洋洋賈董之流初列名一甲第三今二甲數乎公冲挹自如無幾微見於顔色例二甲爲郎公以次應得北曹顧辭北而南且局局戶兵兩曹徒以其間獲事親從兄愛敬篤至縉紳如公謂之仁讓興邦非耶湛公若水云霍公生十九年而始學卽博而精文雄而昌大旣中會元權臣某者嫉之勿與狀

元也蓋三卬卷而三倒置云又倫公文叙霍公韜皆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嘗一日爲諸生是尤可異

解元

正統辛酉番禺陳公政者以詩經發解二塲後瓊山丘公濬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之子矣遂不終塲而去揭榜果然次科丘公乃解元有江潮者提學廣東謂霍公韜必發解及考潮州還亟召霍公語曰今科解元當是蕭與成汝次之然汝當連魁天下勳名大出蕭上後果如言又王世芳者提學廣東謂魁元多出潮州儒士林大欽必魁天下是科解元胡一化而大欽壬辰狀元皆潮州人也楊

公起元年二十文大有名督學羅某首拔之語人曰鄉冠其惠出乎子閱有人矣明歲果領解元前輩識鑒一一不爽如此

文敏父子

霍文敏登第謁座主不修門生禮其後主南宮試所得士三百人亦不許稱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敢用爲私臣我豈敢曰士繇我進而以之爲我家桃李乎里居於臺使者若監司郡縣書帖皆不稱治字曰士既通籍朝廷治之尊無二上也其子勉齋知慈溪稱上官不曰大人而曰先生關白上官不用手本而用素簡某監院檄營相府先

生不答因被劾歸父子皆以古道自處不肯同於流俗者也

鄉試命題

廣東鄉試不以大學命題其來舊矣或以大學命題則貢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禍患而尤忌聖經一章云

全作五經題中式者

明制科以全作五經題中式者僅有二人其一爲福建顏茂猷顏中甲子鄉試時監察御史止謄錄其本經至甲戌會試顏仍全作五經題知貢舉者左宗伯林某疏聞奉旨念其該博准與謄錄主司

不知上屬意以置乙榜之首撤場後宗伯陳公子壯具揭代請上進與廷試取其墨卷進覽命會試錄另爲一項列於正榜之前廷試二甲第二此異數也其一爲廣東王鳴雷乙酉鄉試以全作五經題中式第八十四名居榜之末榜之末其猶乙榜之首歟

海外衣冠勝事

廣於天下爲遠藩仕籍華秩已少況瓊於廣又邊郡乎成化二年秋進薛公遠戸部尚書邢公宥都御史丘公濬翰林學士皆在一月雖天下望郡亦希覯洵海外衣冠勝事也瓊本海中一大洲去中

國絶遠自孝陵稱爲奇甸人文因以奮興若海公瑞淸剛正直又爲瓊之特出者惟奇甸故產奇人天語所符知異時更有比肩而起者矣

瓊人無仕元者

宋末瓊州人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從安撫趙與珞拒元兵于白沙口皆被執不屈以死於是終元之世郡中無登進士者明興才賢大起文莊忠介于奇甸有光天之所以報忠義也忠義之鍾於人於海外一洲一島殆有甚焉天不得其子孫而報之報之於其地天之竆也

五大司成

明興嶺海人職大司成者有五人若琴軒陳先生璉若瓊山丘先生濬若甘泉湛先生若水若白山倫先生以訓若泰泉黃先生佐允若人師哉湛先生有雍語南雍志尤有功於太學

賢督學

吾粵督學使者在嘉靖時有魏公校者以德行簡士甫至任不事考較文藝輙行黜陟嘗使陳激衷林克忠二人教諸生靜坐務見仁體每晨入見稽所得而開導之大毀寺觀淫祠以爲書院社學使諸童生三時分肄歌詩習禮演樂禁止火葬令僧尼還俗巫覡勿祠鬼男子皆編爲渡夫一時風俗

丕變其崇正闢邪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督學之官非醇儒不可使得其人復久任之如代皇帝之用陳公政提督北直隸學校直至九年可也如魏公者得十有五人焉分置省直使之十年二十年專行其教將見十五國風移俗易先王之道大興矣

司教

吾粤善司教者有六公一曰海公瑞其教諭南平也以朱子白鹿洞五規鄉愿忠信廉潔之以孔子剛者之辯孟子不見諸侯之守日與諸生講明相見拜揖外不許將一物爲贄一曰楊公守道其教諭金鄉也諸生執贄見者受之隨以食諸生之貧

而有志者又以所餘俸置學田三百五十畝以贍
諸生一曰翟公宗啓其敎諭宣平也以典試四川
所得聘金建文明書院并置田以贍學者一曰朱
公仕蘷其敎授南寧也中蘇湖科條以飭之又作
心學時惕圖圖凡十二格一格象閏日凡八圈上
一大圈象卯以考存養下一大圈象戌以考省察
中六小圈象辰巳午未申酉以考經書應酬因時
塡圈妨於事則硃之協於義則白之蹈於過則黑
之學存乎心心存乎惕惕存乎時與人士勤而行
之一曰林公光其敎諭平湖也以道爲任常上敦
風化養廉恥一疏言甚懇切勉學者窮源探本反

身修行一時士習丕變而陳公思賢者教授漳州毋直指使者至漳祭謁畢必進問聖躬安否何似靖難詔至公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與其徒六人堅不迎詔卽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被逮至京與六人者皆死之噫今之君子有司教之責者平居則以海楊翟朱林五公爲法臨大節則以陳公爲師其亦庶乎無忝於宮墻也哉

教官不拜

海忠介爲教官御史詣學公不拜曰若至臺院當以屬官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之地體不應紬兩訓導夾公長跪公大當中時謂筆架學士蓋教官

者能尊其身而後能尊先聖不能尊其身則何以代先聖而行其教其辱先聖莫大焉御史如賢當以忠介之言請于朝定爲儀注

辭署縣

葉公春及爲福清教諭臺使者委署連江縣辭曰洪武十四年禁有司差遣學官則學官教諸生外不當與矣齊景公以旌招虞人殺之不往守道卽守官也學之於縣豈特旌與皮冠哉職實欲附於虞人之義

鄉約

御史季公本謫簿揭陽以化民爲事約爲條規鄉

立約長以總其教約副以助其決約正司訓誨約史主勸懲知約掌約事約贊修約儀月朔會民讀約講義敷約復爲一總約以察諸約之邪正月終輪二人至縣傳訓誨語行之二年風俗移革境內以寧順德何公淡知濱州取呂氏鄉約教民榜行之每鄉慎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閭里按季稽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慚謝而去訟爲之稀順德黃公著知安溪俗喜構訟市師以爰書訓其子弟公痛除其弊授以孝經俗爲之變東莞

林公培知新化倣古斂散法置義倉一十五所均口賦以糧爲差建社學率二十一里一區選行誼爲師與諸生言朔望爻老言約法皆首明倫使還相告教作四誡詩令童子誦之修古鄉射禮于學宮南海劉公煥知程鄉創小學四齋聚童蒙肄業月試分五等率三十貫給之又捐千緡市田爲小學租使學掾壬之寧都丁公積知新會中明洪武禮制參以朱文公四禮儀節爲禮式一書每鄉擇三老主之月朔進於庭禮其能者其不令者枷門示耻良家子遊惰者聚廡下使口誦小學親爲講解順德黃公璋知南康立旌善懲惡二牌于要地

善惡直書其名人服其公之數君子者皆以敎養爲務所謂學道愛人者也是皆可以爲州縣之法

唐氏鄉約

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學者稱爲樂濟先生嘗立鄉約與鄉人行之有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其子了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非禮也今後止許開筵衆親子不得據尊席而坐爲父者依醮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有曰禮云父在子雖老猶立今後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有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親朋來弔止立待以蔬素有曰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

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延親賓散胙必待祭畢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此四約最爲禮之大者

禮議

廣州風俗尚禮南海冼桂奇嘗建同母異父昆弟服議曰昔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三月冼子曰禮爲出母嫁母杖期乃同母異父之服大功不已重乎齊衰三月則已輕矣亾於禮者之禮貴中也小功其庶矣乎其爲嫂服議曰人

情於無服之親則易犯故服也者所以餙哀而持情合危者也今有聞嫂之喪而不戚然哀者乎哀之斯服之矣昔者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夫既無服矣而又爲位焉必其情有所甚不安者矣故嫂叔不相爲服者禮也而不得不服者情也禮本諸人情而已矣其爲長子爲人後議曰昔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非之子思兄死使其子白爲嗣後世無詞焉故宗子死以嫡爲後禮也若以庶繼嫡是謂奪宗非禮也禮曰長子不得爲人後者爲支子後言之也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立嫡正所以後大宗也若所後非小宗大

宗之嫡而輒以長子後之是謂誣禮新會湯敬升曰晉張湛曰後大宗者所以承正統也必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死而無後然後爲之置後支子不得置後不繼祖與禰也今之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舍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不忍也是曰抑本二者皆自悖于先王之教者也然則支子之無後者不無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祔食于祖不斬祭也如之何爲厲也羅虞臣曰禮曰支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既曰後大宗則小宗亦不置後矣況其非小宗乎既曰祭宗子之家則不爲之立後矣故立後出繼之禮

古所無也自此說行使人子舍其親而事他人之親天理人情必不安嗟乎古今之以此陷于不孝不仁者可勝道哉湯氏族譜之不與爲後者有以也

嫡子不釋喪服

西寧之連灘凡冢子有父母之喪未葬終身不釋喪服庶子則否雖帀井鄙人亦如是禮喪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蓋死者以歸土爲安喪事旣葬始畢故記曰兄弟之喪內除親戚外除外除者繇外餙以散哀也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故禮云主喪不除所以欲人子之

葬親當及時也禮失而求諸野連灘其亦可稱也夫

作七

吾粤喪禮亾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終或謂七者火之數火主化故小兒生而七日一變逢七而祭所以合變化之數也予謂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之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以生者之精誠召死者之神來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四十九日者河圖之盡數數盡而祭止生者亦無可如何也

爲師服

白沙先生之沒甘泉翁曰道義之師成我者與生我者等爲之制斬衰之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如喪父然其告詞有曰成吾之身孰與盡吾之性敎育之恩何異生養之勞在禮經則師無無服之文在義起則例有緣情之制昔者孔子沒門人有三年之喪大抵禮緣情行例以義起亦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云

敎儉

湛文簡爲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市中毋得叢飲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蓋導民以儉之一端也

師弟六皓

甘泉講學天關有簡翁者年百有三歲就而問學將執弟子之禮甘泉弗受也延翁忠愛堂上南向坐已東向坐以賓之謂是翁容貌凝然所養純一赤子之心已復吾當師而事之時甘泉年八十有五觀者謂其以三達之尊而謙讓不遑致禮布衣一老誠爲有道者之風云時有黎養眞瑞鸞者年八十二黃愼齋民準年八十一吳藤川純年八十皆游甘泉門下甘泉稱爲三皓有歌云養眞愼齋與藤川三皓同時及我門而袁敎授鄆者年七十餘與愼齋同注甘泉心性圖書一堂之上師弟子

皆龐眉鶴髮太古衣冠好事者因與簡翁合繪爲
圖稱曰師弟六皓其後甘泉年九十五復開龍潭
書院時東莞有鍾景星叔輝者年七十有二增城
有張春岡潮者年七十有三侍之開講每展書發
揮所得聲響不減少年皆異人也

九老雅集

何端恪公維栢家居時有餽佳味者卽白其父延
里中九老讌集九老者逵齋唐明府年九十二沃
泉鄧憲副八十六荔灣周太守八十三獅山周明
府八十二端恪之父通議公七十七豫齋曾僉憲
與虛谷江明府皆七十二北崖辛通府與惠齋張

貳府皆七十一端恪詩五仙舊在三城裏九老今同一里閒春日蔬盤眞率會風流長得似香山時嘉靖甲寅歲也

稱壽

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爲數嶺南及江西寧都則以十之一爲數魏禧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于禮爲宜

合食

博羅周謙山常倣花樹韋家禮同祖兄弟合食于四孟朔同父兄弟合食于每月朔望費咸巳出罄俸餘置穀百餘石與兄弟均之周族之不能給者

義士

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約素推所有餘以給家人弟子小宗大宗有義田有合食田相從士二千九百有餘於沙貝鄉則有甘泉獨岡蓮洞館穀於增城龍門則有明誠龍潭館穀於會城則有天關小禺白雲上塘蒲澗館穀於西樵則有大科雲谷天階館穀羅浮則有朱明青霞天華館穀曲江則有帽峰英德則有清溪靈泉館穀南都則有新泉同人惠化館穀溧陽則有張公洞口甘泉館穀揚州則有城外行窩甘泉山館穀池州則有九華山中華館穀在徽州則有福山斗山館穀武夷則有六

曲仙掌一曲王湛會講館穀南岳則有紫雲館穀平生以興學養賢爲任所至之地咸有精舍贍田以便來學故所造就士皆有得於先生之學以淑其身以惠諸人孟氏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爲樂如先生者可謂得其所樂也已吾人爲孔孟之徒貴而有佽當以先生爲法

請遷寺

翟一東先生宗會初爲諸生以博羅延慶寺逼近泮宮上書督學魏公校曰鳳鴟不棼樹而棲蘭蕀不同林而植今泮宮實壓招提庠聲嚚於梵音青衿雜於左衽非所以息邪反經崇儒貞教也徙寺

他所以其地廣學宮便魏公從之謂此議可行於天下

過洋樂

東莞李竹隱先生當宋末使其壻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至今莞人送喪皆用日本鼓吹號過洋樂樂人皆倭衣倭帽以象之

獄中拜節

陳文忠在刑部獄值履端及萬壽聖節圜中故事是早依官班向天北拜或有謂囚服不宜拜節有

謂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於墀下者公謂君親壽考無日忘之眇爾罪人庸知改歲乎於是拜聖節不拜年節人以爲知禮

白血

保昌有丘必明者宋咸淳中進士也德祐丙子與東莞熊飛將軍飛力拒元兵於梅關戰敗被執死之白血飛流無涓滴紅者其後文丞相遇害頸中湧白膏直噴數尺忠臣之死每有奇異若此

麥公雨

麥公貞菴名秀岐番禺人萬歷閒以舉人知萬年縣縣民棄女者載道公於家鄉賦乳母十餘人拾

而養之厮中兒稍長乃還其父母天大旱上官使公祈雨公不肯祈問之則曰萬年百姓不仁生女輒棄天故以大旱罰之民自今若不棄女皆上要約於縣縣乃爲之祈雨上官諾之公於是出教與民約民皆樂從願勿復棄女公乃徒跣出郊伏禱大雨如注民以爲麥公雨云

孝子粟

揭陽有周孝者幼時問其母曰我當何名其母曰吾欲名汝以孝孝喜曰甚善吾能孝卽無讀書亦可矣家貧躬畊以養每晨具衣冠拜母乃出暮歸復然歲大旱鄉人念惟孝可以動天請於縣令禮

致之孝至禱焉天大雨民以有年因稱爲孝子粟覺浪杖人云自古忠臣孝子莫不以愚魯而成當王祥臥氷時彼惟知有母不知有身與夫天地造化也而天地造化卒爲之逆施以答其誠所謂其愚不可及吾於周孝亦云

沉原壞

陳巖野先生少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先生與彭忠愍曜拔錄進庠旣十餘年同案生八九十人無有舉賢書者先生謂忠愍曰是豈原壤爲祟耶乃以芻爲原壤像爲文祭之沉于江是年忠愍得衆越三年先生授兵部主

事以拜官日舉于鄉冠帶就鹿鳴宴人以爲榮已而與忠愍同死國事以忠節著其未經旌除者卒無一人通顯噫亦信有兆歟

廣州時序

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拘春童著帽則春暖否則春寒土牛色紅則旱黑則水競以紅豆五色米灑之以消一歲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竈以肥六畜元日拜年燒爆竹啖煎堆白餅沙壅飲栢酒元夕張燈燒起火十家則放煙火五家則放花筒嬉遊者率袖象牙香筒打十八間爲樂城內外舞獅象龍鸞之屬者百隊飾童男女爲故事者百

隊爲陸龍船長者十餘丈以輪旋轉人皆錦袍倭帽揚旗弄鼓對舞寶鐙於其上晝則踢毽五仙觀毽有大小其踢大毽者市井人踢小毽者豪貴子歌伯鬬歌皆著鴨舌巾駝絨服行立櫈上東唱西和西嘲東解語必雙關詞兼雅俗大約取晉人讀曲十之三東粵摸魚歌十之四其三分則唐人竹枝調也觀者不遠百里持瑰異物爲慶頭其燈師又爲謎語懸賞中衢曰燈信二月始東作社日祈年師巫徧至人家除禳曰以農器耕牛相市曰犁耙會清明有事先塋曰拜清先期一日曰剗清新塋必以清明日祭曰應清三月二十三日爲天

妃會建醮扮擡飾童男女如元夕寶馬綵棚亦百除佛山則以上巳爲眞武會放大爆竹四月八日浴佛采麪菹椰擣百花葉爲餅是日江上陳龍舟曰出水龍潮田始作五月自朔至五日以粽心草繫黍卷以柊葉以象陰陽包裹浴女蘭湯飲菖蒲雄黃醴以辟不祥士女乘舫觀競渡海珠買花果于蛋家女艇中夏至磔犬禦蠱毒農再播種曰晚禾小暑小穫大暑則大穫隨穫隨蒔皆及百日而收七月初七夕爲七娘會乞巧沐浴天孫聖水以素馨茉莉結高尾艇翠羽爲篷遊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厲爲盂蘭會相餉龍眼檳榔

日結圓潮州則曰結星二十五為安期上昇日往蒲澗采蒲濯蘚蘚水八月蓼花水至有月則是歲多珠為大餅象月浮桂酒剝芋芋有十四種以黃者為貴九日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鷂霜降展先墓諸坊設齋醮禳彗十月下元會天乃寒人始釋其荃葛農再登稼餅茶以餉牛為寮榨蔗作糖霜冬至曰亞歲食鱠為家宴團冬墓祭曰掛冬小除祀竈以花豆灑屋次日為酒以分歲曰團年歲除祭曰送年以灰畫弓矢于道射祟以蘇木染雞子食之以火照路曰賣冷

放鷂

南海之佛山歲九月十日爲放鷂會先期主者懸式于鷂塲鷂皆以白楚紙爲之凡兩翼一竿一弓翼廣一尺以平爲上竿長三尺弓二尺弦以竹根片或銅片以薄爲上主者察之嵌以印放日主者立一竿於地長二丈八十人爲耦離竿二丈約之曰毋過竿毋不及竿出大竿復出小竿如是者賞約已依次而度鷂出於竿末則以線之直上者爲上線已直上則竿中更吐一竿高至三丈又以線之直出於三丈之末者爲上線既直出於三丈之末又以鷂之聲清和中節而其態廻翔合度者爲上

拾燈

海豐之俗元夕於江干放水燈競拾之得白者喜為男兆得紅者謂為女兆或有詩云元夕浮燈海水南紅燈女子白燈男白燈多甚紅燈少拾取祭星滿竹籃廣州燈夕士女多向東行祈子以百寶燈供神夜則祈燈取采頭凡三籌皆勝者為神許許則持燈而返踰歲酬燈生子者盛為酒饌慶社廟謂之燈頭羣稱其祖父曰燈公八月十五之夕兒童燃番塔燈持柚火踏歌於道曰灑樂仔灑樂兒無咋糜塔累碎瓦為之象花塔者其燈多象光塔者其燈少柚火者以紅柚皮雕鏤人物花艸中

置一琉璃盞朱光四射與素馨茉莉燈交映蓋素馨茉莉燈以香勝柚燈以色勝

打仔

下番禺諸鄉歲正月初旬兒童先集山野間以拳棒相角謂之打仔已而壯者蜂擁至助之以勝負卜其鄉一歲之興衰陽江縣西有厮打岡歲五月五日鄉人無老少咸集奮鬬謂勝則一方吉利此亦吳俗鬬力之戲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然非禮讓之風也宜禁

吹角賣物

順德之容奇桂洲黄連村吹角賣魚子詩吹角賣

魚人拾燈求子客其北水古粉龍渚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爲市以角聲號召此其遺風云

賭蔗鬬柑

廣州兒童有賭蔗鬬柑之戲蔗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爲勝柑以核多爲勝有詠者云賭蔗鬬柑獨擅場

采青

瓊州風俗之敝尤在上元自初十至十五五日內竊蔬者行淫奔者不問名曰采青此宜嚴禁

永安崇巫

永安俗尚師巫人有病輒以八字問巫巫始至破一雞卵視其中黃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輕重輕則以酒饌禳之重則畫神像于堂巫作妓好女子吹牛角鳴鑼而舞以花竿荷一雞而歌其舞曰贖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雞歌曰燄花歌燄花者凡男嬰兒有病巫則以五綵團結羣花環之使親串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燄花巫自刺其臂血以塗符是曰顯陽七月七夕則童子過關十四夕則迎先祖男子或結場度水受白牒黃誥婦人或請仙姐施舍釵鈿仙姐與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為之仙姐以瞽人之婦為之山深谷邃淫昏之

鬼或憑藉以爲禍禍未可知縣令嘗厲禁之然其根株深固未能剪除二三也

祝竈

永安歲除夕婦人置鹽米竈上以碗覆之視鹽米之聚散以卜豐歉名曰祝竈男子則置水釜旁粘東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視木端所向以適其方又審何聲氣以卜休咎名曰竈卦

吹田了

東莞麻涌諸鄉以七月十四日爲田了節兒童爭吹蘆管以慶謂之吹田了以是時早稻始穫也予詩蘆管吹田了中元祝歲饑初秋幾望日早稼始

收時

貪吏

吾廣謬以富饒特聞仕宦者以爲貨府無論官之大小一棒粵符靡不懽欣過望長安戚友舉手相慶以爲十郡殫境可以屬饜脂膏於是爭以母錢貸之以五當十而厚責其贏利其人至官未及視事即以攫金爲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則廣布爪牙四張囊橐與胥吏表裏爲奸官得三而胥吏得七蚩蚩小氓以邊徼荒遠見欺淫刑枉法其亦何求而不得乎嘗見一二姦吏矣凡構訟者兩造皆勒其長夫父告其子則勒其父長夫兄

告其弟則勸其兄長夫而子弟亦不得免皆勸長夫家有美花珍果墓有喬木亦必勸其長夫一長夫折金十四餘兩胥役携之八署此焚吏者匿笑而受之曰吾不若是錙銖之取也吾則無以應上官之誅求也嗟夫吾粤之為官者其計誅求之狀亦大抵以上中下三等相吞而已矣上官耽耽乎中中復耽耽乎下下則無所耽耽也亦惟於匹夫匹婦之微窮其巧力而已矣所繇者官者戾蟲民者甘餌京師者餓虎之山權貴者擇肉之主其不足以為水者東粤之膏脂不足以為薪者東粤之筋骨其以珠貝為泥沙者取之匹夫而不足以金錢

爲蠻土者取之匹婦而已有餘也嗟夫吾粵金山珠海天子南庫自漢唐以來無人而不豔之計天下所有之食貨東粵幾盡有之東粵之所有食貨天下未必盡有之也故今之官於東粵者無分大小率務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貲則使其親串與民爲市而百十奸民從而羽翼之爲之龍斷而罔利於是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官之賈本多而廢居易以其奇羨絶流而漁其利甞獲數倍民之賈雖極其勤苦而不能與爭於是民之賈日窮而官之賈日富官之賈日富而官之賈日多偏於山海之間或坐或行近而廣之十郡遠而東西二洋

無不有也民買於官官復買於民官與賈固無別也賈與官亦復無別無官不賈且又無賈而不官民旣畏官亦復畏賈畏官者以其官而賈也畏賈者以其賈而官於是而民之死於官之賈者十之三死於賈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國之富藏之於民今也藏之於官復藏於官而賈者藏於賈而官者民日窮而盜賊日熾其禍不知所底非有聖君賢相端本澄源以節儉爲之倡率禁難得之貨明貪墨之刑則東粵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婦之性命也哉噫

廣東新語卷九終